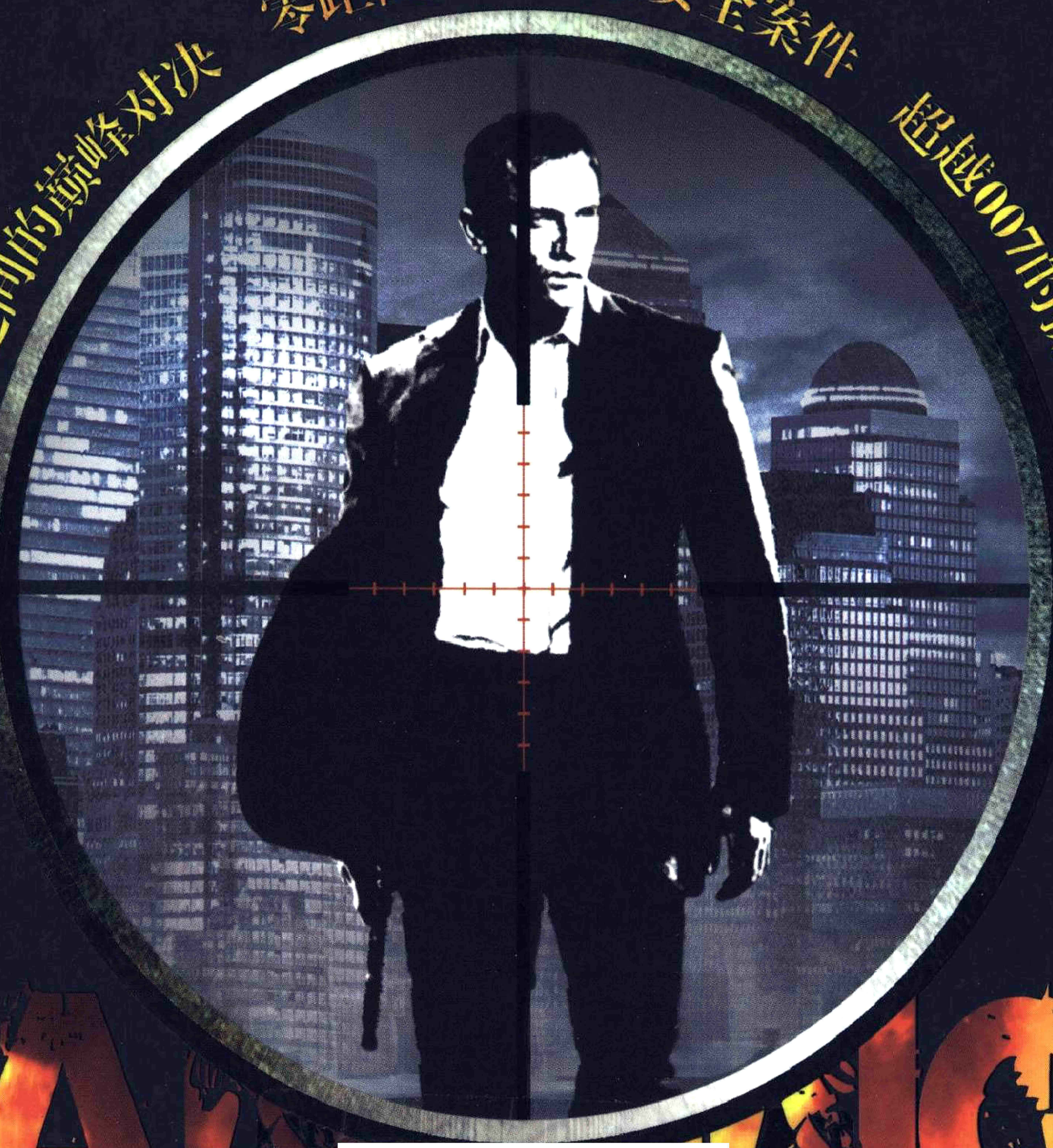
零距离接触国家安全案件

超越007的孤胆英雄

高智商之间的巅峰对决



AMAG

暗战

李世君 著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超越007的孤胆英雄

零距离接触国家安全案件

高智商之间的巅峰对决

ANTI-C 间谍X

李世君 著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吉林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.lib.jlu.edu.cn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暗警 / 李世君著. —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12.10
ISBN 978-7-5155-0601-2

Ⅰ. ①暗… Ⅱ. ①李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2645 号

Copyright © 2012 GOLD WALL PRESS,CHINA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暗　　警

作　　者　李世君
责任编辑　雷燕青
文字编辑　杨　超
开　　本　710 毫米×1000 毫米　1/16
印　　张　17
字　　数　250 千字
版　　次　2012 年 11 月第 1 版　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　　刷　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155-0601-2
定　　价　29.80 元

出版发行　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　邮编　100013
发 行 部　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　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　(010) 64228516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信箱　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　陈鹰律师事务所　(010) 64970501

第一章

席宏伟站在烟摊前拿起一包“三五”牌香烟在手里掂了掂，然后在烟盒屁股上撕开一道口子，弹出一支叼在嘴上。

他掏出火机点上，贪馋地吸了一口，又吸了一口，噘着嘴唇慢慢地吐出一串烟圈。

烟圈一串一串打着滚儿向老太婆脸上扑去，老太婆用手扇了扇，恼怒地哭丧着脸看着席宏伟，生气地想说什么，但是看到席宏伟神仙似的眯着双眼，享受着香烟带给他的快感，她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这时候，席宏伟睁开眼睛看看老太婆，看到老太婆那张多皱的、桃核似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，他不知道老太婆为什么要这样，他狐疑地低头看看手里的烟，接着重新看看老太婆……

越过老太婆花白的头顶，他看到老太婆身后的厂区。

在厂区中间，迎着大门新建的那座花坛旁边，他看见了她。她穿着平时极爱穿的那条浅灰色的西裤裙和藕荷色的T恤衫，急匆匆地从花坛旁的假山石边上，一溜小跑向后方车间跑去。

“哟，怎么会这样?”他一下惊呆了，心里慌慌着，吐掉嘴里的烟，转

身也向厂子里边跑。这时候卖烟的老太婆急了，吆喝一声：

“哎！钱，钱！”

“什么钱？”

“你还没给钱呐。”

席宏伟停住脚，傻愣愣地注视老太婆一会儿，才突然想起似的掏出二十块钱扔给她，接着转身又跑。

“……哎！钱，钱！”老太婆又喊。

“不是给你了吗？”

“找给你钱呐。”老太婆笑嘻嘻地，翻捡着系在腰间的钱袋子说。

席宏伟向她摆摆手，像是没听见，只顾迈着大步忙不迭地又向厂子里边跑。老太婆看着他的背影，兀自摇摇头，做了亏心事似的，收起烟摊走了。

这是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午，天气闷热，没有一丝风，太阳在头顶火辣辣地烤着，柏油路面升腾的暑气蒸得人难受。在这个南方省份的沿海城市，这样的季节不应该这样热的。人们埋怨着，很多人都说：变了变了，什么都变了，天热得有些反常了，连老天爷都变着法地整治老百姓了。

看大门的老刘头坐在传达室门外的椅子上，打着磕睡。席宏伟没和他打招呼，甚至看也没看他一眼就直接闯进厂里去。老刘头眯眯瞪瞪地抬起头，看他一眼，又耷拉下脑袋继续打瞌睡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感觉不对劲儿，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着席宏伟喊：

“哎！你，你干啥的？”

席宏伟没理他，自顾自地向前跑，老刘头站起来，追着席宏伟的后背又喊：“哎！回，回来！你，你干啥去的！你是，是哪里的？！”

“……哦，哦哦，是我，刘师傅，我是小席呀，是，是姜莉的朋友呀。”说着还要往前跑。

老刘头向前紧追几步，对他招着手说：

“你回来回来！你小子没规矩咋的，你给我回，回来，来！”老刘头有点口吃，一着急，更厉害了，他使劲跺着脚，像一只斗架斗红了眼的公鸡，追着前边的那一个，追不上，只气得站在那里扎着胳膊，猛地一跳：“你，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你给我回来!”

这一跳，倒很见效，席宏伟竟然站住不跑了，他回头看着老刘头，讪讪地笑着，慢腾腾地想往回走，又不往回走地挪挪脚，踟蹰着：“刘师傅，我是小席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。”

“什么大，大席小，小席的，我，我不认，认识你，你给我出，出去……听，听见没有，你给我出，出去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，刘师傅，我是姜莉的朋友啊，你刚才看见有人进厂了么?”席宏伟站住脚，对着老刘头讨好地笑笑，掏出一支烟递给他。

“你回，回来，来，你先，先出，出去再说话。”老刘头很拗，拧着脖子红着眼，眼里放着毒火，剜着席宏伟，席宏伟给他递的烟，也不接，看他那个狠样儿，似乎一把捉住他，能把他吃掉似的。

“你，你小子太，太没规，规矩了呃。”

席宏伟只好往回走，他一边走还一边回头望着厂区。

“刘师傅，刚才你看见姜莉进厂了吗?”席宏伟软了，嘴角含着笑问他。

“没，没人进厂，你出去再，再说，说话……谁?”老刘头依然很生气，很警惕地上下左右打量他一番：

“你，你说谁谁谁?!”

“姜莉呀，我是姜莉的朋友呀，你没看见姜莉进厂么?”

“什么姜，姜莉？哪，哪个姜莉？你小子脑袋进，进水了是不是。姜，姜莉早都死，死了。你还找什，什么姜，姜莉哪，嗯，岂，岂有此理。”老刘头结结巴巴地说着，兀自摇着那颗小脑袋：

“嗯，现，现今，今的歪巴事儿真，真多哪，跑这里找，找死人来了，少，少见！你走，走走，你，你小子别，别在这里捣，捣蛋了。”

“我刚刚看见姜莉在厂里跑过去了呀。”

“……你到，到阎王老子那，那里找，找她去吧。”老刘头恼怒得厉害，鸡皮样的细脖子松皮耷拉，像喝了斤把白酒涨得通红，他使劲推搡着席宏伟，把他推出厂门，按一下电钮，自动门关上了。

“……净，净跟着操，操蛋，来这里找，找死人。”老刘头自言自语说着，走进传达室，端起一杯凉开水咕嘟咕嘟喝下去。

席宏伟也很气愤，不过现在他顾不得这些了，他仔细想着刚才的情景，

又有些不相信自己，姜莉确确实实死了。“你到阎王老子那里找她去吧。”老刘头说的没错呀，那天自己还去了火葬场，参加了她的追悼会。

想起那天的追悼会，他总觉着追悼会开得既隆重，又草率。说隆重是惊动了公司总经理——主持公司全面工作的一把手华一强，华一强不但送了花圈，还表现出十分痛苦的样子讲了话，掉了泪。在讲话中他勉励员工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好好学习姜莉的敬业精神，为“中W华雄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的未来作出贡献。说草率，没等大家多看一眼姜莉的遗容，就匆匆推进火化炉火化了，连姜莉的妈妈也没再看女儿一眼。

后来很多人提出异议，殡葬管理人员说：“这是你们领导给我们领导打了招呼安排的，我们只能这么做。”

“你们这样做不对，最起码也该走走程序吧。”有人这样说。

“没有什么程序可走，这一切都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做的。”

火化的时候，席宏伟正在殡仪馆医务室陪姜莉的妈妈，姜莉的妈妈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，看到姜莉乌紫的脑袋，已经变了样，尽管经过整容，还是十分恐怖，姜莉妈妈哭晕过去。席宏伟和众人把她送到火葬场的医务室，医生掐着她人中，掐着虎口，又按摩一会，针灸几针，姜莉的妈妈才缓过气来。看到姜莉妈妈有了好转，席宏伟又去了吊唁大厅，吊唁大厅已经没人了，火化的工作也做完了。这让席宏伟十分气愤，他去找华一强，没有找到，出了吊唁大厅，他看见华一强的车子正停在医务室门口，他想冲过去质问华一强，为什么这么快就草草结束了，但是没等他到车子跟前，就看见华一强架着姜莉妈妈上了车，小车在他来到跟前，“呜”地一声，一溜烟跑掉了。

席宏伟一脸失望，他追着车跑两步，狠狠骂他一句，呆呆地站在那里想一下，他感到奇怪：不对，这华一强怎么能和姜莉妈妈一起走了呢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肯定是华一强又玩弄了什么花招，演戏给公司员工看的吧，要不就是另有企图？席宏伟得不到答案，但是这件事一直在他心里结着疙瘩，他一直想弄清姜莉死亡的真正原因。

后来他到这家公司暗暗查访两次，均没有答案。尽管华一强已经许诺给他五万块钱，让他一星期以后去公司财务领取，也让他不要再为姜莉的死因纠缠，但是，一个人的死，就是五万块钱能买断的吗？这也太那个了吧。所以他不甘心。于是在决定领取五万块钱之前，他还要再调查一次。

可是现在，在他趁着星期天第三次来到厂里暗访姜莉死因的时候，竟然让他真真切切看见了姜莉，这让他大吃一惊，难道姜莉没有死？

席宏伟一边走一边反复琢磨这个问题，他追问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？刚才他距她顶多200米的距离，她走路的样子，穿着的衣服，他不会看错的，他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在部队做过侦查兵，是有名的千里眼，夜间巡逻，一只野兔从十几米开外的树丛里窜过，他都能看清是灰色还是白色，现在是大白天他更不会看错的。

他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，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喜欢弄明白，为什么姜莉会不明不白地死，他想了许多办法想弄明白，但是都没有结果。

那天他参加一个战友的婚礼，婚礼热闹异常。看看人家，想想自己，他不甘心自己的恋人就这样没有任何说法地死去。这一次他是有意选择星期天来“中W华雄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的，秘密调查是他的拿手戏。

对这次秘密行动，他有他的打算。一要弄清姜莉的死因。二是他要避开公司所有人的耳目，在不去询问任何人情况下，正式地勘察这家公司的产品经营状况。在勘察的过程中，尽可能多地摸清这家公司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以证实过去对这家公司的猜疑。以前跟姜莉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家公司总有一些神神秘秘的怪现象令他好奇，挠得他想一探究竟。问姜莉，姜莉总是欲言又止，最后推说她也不了解，或者说这是公司的机密，搪塞过去。到底有什么机密，他很想弄清楚。

今天来这里暗访会不会有结果？有什么结果？他没有把握，只能说碰碰运气吧。

这家公司坐落在本市郊区，公司的一边是很大的湖泊，这几年总闹干旱，湖泊成了沼泽，沼泽地里长满了芦苇，水草，低矮的小树丛，甚至死狗死猫死小孩都往这里扔，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乱葬岗。另一边是一家化工厂，中间就是“中W华雄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
他想了想，回头瞥了一眼老刘头，从厂门进去不可能了，他很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，他准备顺着公司的围墙绕到公司后边，他知道公司后边有一段围墙坍塌了，用竹篱笆围着，从那里可以进到公司。

席宏伟来到围墙边上，看着茫茫一片沼泽地，他踮着脚尖抓摸着墙壁

的砖缝向沼泽地里走。走了整一个小时，弄得两只脚一直到膝盖都是污泥，腐臭熏天，他顾不得这些，还是很小心地扶摸着围墙向前走。

在太阳西斜的时候，他来到了篱笆墙那里，看着很结实的篱笆墙，他用手推推，推不动，他使劲扒着篱笆，吸着肚皮往里边挤，还是挤不进去，他看看围墙，看看还有没有可以进去的地方，没有。他干脆使足了力气，连根拔，篱笆被他拔起一点，还是拔不掉，墙被横着的一块篱笆用铁栓紧紧地固定着，拔不掉，但篱笆的根部已经腐烂，他用脚使劲踢了几脚，竟踢开一个洞，他俯下身子很小心地钻了进去。

由于刚才用力过猛，进去以后他扶着篱笆站在那里大口地喘息着，他歇了一会儿，把裤子上、褂子上，脸上的污泥用手搓几下，也没全搓掉，横七竖八的污迹，倒像戏台上的花脸。接着他在水里洗了洗才站起来。

他抬头看看天，蓝蓝的，没有云彩，依然很燥热，太阳倒是变本加厉似的火烧火燎地蒸人，他感觉头被蒸得有些晕了，像被放在蒸笼里蒸了一回似的难受。他用两手使劲搓脸，揉眼，眼里金花四溅，他闭上眼睛，在那里呆了一会儿，才睁开眼，眼睛逐渐恢复正常，他看清前面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。开阔地茅草丛生，坟茔散落，有些荒凉。

能下场雨就好了，他想，但是天上没有一丝云彩，很大的空地上升腾的缕缕蒸气混合着青草和污泥浓烈的腐臭，像是故意和他过不去，直钻他的鼻孔，他感到恶心，他想赶快离开这里。

他的脸上身上像在汗水泡着，浑身上下每个汗毛孔都张开着嘴往外哈热气，他抹一把脸，手搭凉棚向远处的一座旧房子看。

那是一座废弃的仓库，许多年都不用了。

可是，就是这么一看，竟又把他吓了一跳。事情来的有些突然，而在这之前，席宏伟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鬼魂的存在。可是现在，正发生在他眼前的一切，他不能不怀疑以前的想法了。

他刚在厂门口看到的那个“人”，又出现他的视野里，那种装束，那种姿态，和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“她”现在十分大胆地站在那里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动不动。他惊愕地睁大眼睛，再一次揉了揉眼，仔细地辨认着，他看见那里站着的确确实实是一个人，这就证明他刚才没有看错。

在那片足有足球场这样大的一片开阔地上，那座孤零零的废弃的仓库旁边，堆放着几部报废的汽车驾驶舱、车厢的空架子、汽车的底盘和废弃的机床什么的。

“她”就站在那架破废的汽车车厢上边，萦萦升腾的暑气缭绕着“她”，“她”像被暑气托举着，一会儿清晰，一会儿朦胧。在“她”的头上，亮亮的一道刺目的太阳光，幻化出五颜六色的一圈圈光环，像是舞台上的追灯，又像武侠电影里武士手掌发出的电光，直直地把“她”罩住。

“她”一会儿很高，一会儿很矮，尽管隔的很远，尽管“她”的脸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恐怖的轮廓，但是阳光是顺着他的视线的，“她”站在车厢上的一举一动他还是看得真切，甚至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站着的那个“人”就是“姜莉”。

那张脸像鬼魅一样，白着白着忽然黑了，黑着黑着忽然白了，在那里时隐时现地飘忽着，“她”现在正在目不转睛地朝他这里张望。

这比任何恐怖小说都来的让人震惊。

在他刚才还想象着那个人的瞬间，竟然变成了现实，在这片无人到来的开阔地上，虽说是大白天，还是让他浑身冒起了鸡皮疙瘩，汗毛孔竖了起来。

他看到“她”两手扶在车厢的破窗子框上，一动不动地，脸朝向他，他判断出她的两只眼睛一定是直勾勾地往他这边寻找什么，“她”一定也看到了他，看到他站立的地方，“她”好像为了使他加深对“她”的印象，又像是对他怀有无名的仇恨，才这样看的。席宏伟定了定神，努力想再看清“她”的脸，可是不行，他的努力根本不起作用。两分钟以后，“她”慢慢移动了位置，像是飘过去似的，从车厢的这一角“飘”向另一角，又从另一角“飘”回来，反复两次，然后在那里站着又不动了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人是鬼呀。”但是时隔不久，“她”又开始飘动了，飘动的时候，像是被谁拖着拽着，但脸始终是朝向他，似乎对他恋恋不舍。

席宏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“她”，猜测着“她”，在他准备到“她”那里去的时候，“她”下到地上，在仓库门前一闪，不见了。

席宏伟踌躇着，他想赶快到那“人”站立的地方看看，如果那“人”真的存在的话，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找到“她”。他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棍，在

手里横握着，以最快的速度深一脚浅一脚向那里奔走。转过几个坟头，趟过一片齐膝深的荒草地，又走过一洼积水，来到那座废弃的仓库，看到仓库那里除了几辆破废的汽车车厢，报废的汽车底盘，汽车轮胎和那座几乎要倾塌的仓库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他拐进仓库里，仓库里乱糟糟的，烂包装箱、生了锈的医疗器械，瘸了腿的破烂桌椅、破烂门窗，所有的杂物都堆得很高，灰尘积满地面，踩上去尘土飞扬。而屋梁上挂着的两片幕布像两片破烂的灵旗，在微风的吹拂下向人们招摇什么。这里曾经是一个大礼堂，舞台在前边，现在都结满蛛网，几只老鼠旁若无人地在舞台上“吱吱吱”地叫着，跑来跑去，他迅速地扫一眼仓库各个角落，似乎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，他赶紧折回头向仓库外边寻找，围着仓库几乎转了一整圈，还是空荡荡的。

他靠在仓库的门边上，喘息着，擦一把汗，他突然感觉肚子里发空，两腿发软，他没有了力气，可能刚才太紧张的缘故吧，加上太阳的炙烤，暑气的熏蒸，现在情绪一下子放松了，导致他身体有些虚脱。他尽量使自己的心里保持平静，慢慢地做了几次深呼吸，他想等待“她”的出现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等到，约莫过去二十多分钟，四周依然静得出奇。

刚才那个“人”就是在这里消失的，他确定着方位，看着周围的环境。此刻，他对眼前的一切有些失望。

他不知道自己又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，等到身体稍稍恢复了一些，就对着仓库猛然大吼一声：“你出来！你是谁！”没有回音，“你是人是鬼！你这可怕的女人。”

可是，除去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的“嗡嗡”地回声以外，只有空房子屋梁上挂着的两片“灵旗”和破烂桌椅上的灰尘，被他的吼声震得纷纷飘落。

席宏伟不知道现在是走好，还是继续呆在这里好。他想了一会，他觉着还是应该到那架报废的汽车车厢上去看看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那里藏着，值得那“人”在那里寻找。

三分钟以后，他走近那架车厢，爬上去站在上边，他可以看得很远，他看见刚才他爬进篱笆的那个地方，太阳光明晃晃地照着，是逆着光的，有些刺眼，就是说，刚才在这里站立的那个“人”，太阳光正好是斜照在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“她”的面部，“她”是看不清篱笆那个地方的，席宏伟明白了，为什么刚才他看到她的时候是一张恐怖的白脸。

那么刚才那个“人”在这里找什么东西呢？他也低下头去找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是这个“姜莉”认为自己死的冤枉？在找证据？还是实施一种……说不清道不明的报复？

席宏伟突然冒出的这个滑稽想法，把自己也逗笑了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一秒一秒的，好像有人踏着缓慢的步子从他心上走过去又走回来。席宏伟感到恶心，口渴得冒火，他咽口唾沫，又抹一把脸上的汗，他把手插进头发里使劲抓了抓，在眼前的这块场地上再一次仔细地搜索，他希望他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他希望“她”再次出现，但是，又不希望“她”出现，他这样矛盾着，沉默着，一阵微风吹来，他感觉到了凉爽，同时也使他理智了一些，在这里不会找到什么的。他想从车厢上下来，下到地面去，他想还是应该转到仓库后面再找找。

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只要做，就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，一条道走到黑。

其实，就某些事件发生的结果来说，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不重要了，而是这种事件发生的时间到底能持续多久。在持续的过程中，你能得到什么样的解释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怎么判断，事件对自己所付出的努力，一定要有个交代才行，但是恰恰这种“交代”用哪一种方法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，这就让席宏伟有些憋闷。持续到他假设出的种种答案又被他一一否定的时候，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。

他从废旧的汽车车厢上下来，下来的时候，他把手里拿着的树棍狠狠地朝车厢的厢体猛击过去，厢体“咚”的一声发出震耳的空响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无意中看着仓库拐角处的同时，那片被太阳斜照下的阴影里，有一张苍白的“人”的面孔一闪，又缩了回去，缩回去的时候，不是很快，而是很缓慢地，足足持续了两秒钟。这样的时间，足让席宏伟看清那个“人”的脸。那是一张哀怨的脸，乞求而又悲愤的脸。“她”似乎想向他诉说些什么，诉说些什么呢？又像要表示些什么，表示些什么呢？他猜不出来。

但有一点，他确信无疑了，那“人”就是姜莉，他看得很清楚。

“姜莉!”

他大喊一声，无人回答。

“姜莉!”

他又大喊一声，还是没有人回答，他飞身跳下去。

他感觉自己的头即刻要炸裂。

事情的发生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，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

他从车厢上跳下来，拨开草丛，向仓库后边跑步过去。等他来到仓库后边的时候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怪了，是不是视觉有误？他又开始怀疑自己了，继续在仓库后边找，在仓库后边那片有一人高的野草丛里，他发现有一片新鲜的被折断的草的痕迹。

哦，我没有看错，这个“人”一定在这里呆过，而且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刚才他在仓库周围转着找的时候，几乎转了一圈，怎么就没到这个小小的拐角来呢？

席宏伟思索一会，实在无法想清楚事情的原委，他真的失望透了。看看天色，他要办的事情还没有眉目，他顺着这片荒草地上踏出的小路，向厂区的办公楼走去。

第二章

厂区有六七个车间，一个挨着一个全挤在厂区一角，车间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却给人一种拥挤的感觉，和大部分没有利用起来的地块相比，车间就像操场一角扔着的几块石头，一边是拥挤，一边是空旷，显得极不协调。

2001 年“海滨市华雄制药厂”还没和W国合资的时候，厂子很小，合资以后成立了“中W华雄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又征了地，厂区面积一下扩大了几十倍。

合资后的“中W华雄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利用外资盖起了两栋十层大搂，这两栋大楼从设计到装潢都耐人寻味，两栋楼像是由两个半圆“合起来的圆柱体”，“圆柱”的中间是一个“切面”，分为南楼北楼，北楼为办公楼，南楼为药物化学试验搂，南楼北楼相距十米。南楼的外观是黑色的瓷砖和深色落地玻璃的，北楼的外观是用黄色瓷砖全贴面，一黑一黄的两栋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而最为巧妙的是在南楼北楼的七层上，被一条“天桥”走廊连接，“天桥”也是黑瓷砖深色玻璃，一直伸到黄色的北楼上，这就给人一种错觉，好像一个黑色人体的两条胳膊要紧紧抱住

另一个人似的。这样的建筑结构既美观又结实，从远处看两座楼就连成了一个整体。而在这两座楼中间十米的开口处，从地面到七层又像一个倒立起来的“U”字。这种独特的设计，既新颖，又大方，曾经引来省内外建筑专家的实地考察，并给予好评。但是这个倒立的“U”字象征着什么呢？席宏伟不懂建筑，却对这个“U”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席宏伟一边走一边看，一边胡思乱想。这座楼象征着什么？象征着吸纳？象征着吞噬？吸纳、吞噬世上所有的财富？吸吞噬世上所有的权力？

席宏伟摇摇头，他觉着牵强，那么这个“U”字象征着什么呢？该不会随意这样建造的吧，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随意的，都有它们的目的存在。

两座楼为什么要造成两个半圆？是在中间留下“呼吸”吗？这倒是很新鲜的事情了。他眼睛定定地看着那座楼，在心里琢磨着。

世界上的事情都应当有张有弛吧，都要留着“呼吸”的余地，只有这样，事业才能发展，才能突破。他突然为自己有了这么一次超乎常人的见解暗自得意。以前假如突然冒出这么一个“精辟”的论断，他会喜不自禁地告诉姜莉，让姜莉对他另眼看待，现在却不行了，姜莉已经升天了。

想到“升天”，席宏伟想，如果从天上看这座楼是什么样子呢？是“O”型吧，这“O”型象征什么呢？

不像，什么都他妈的不像。他不愿再想下去。

他想赶快到楼房里去。

可是，不，他看着这栋别别扭扭的楼房他还是要想下去。

尽管海滨市有千百万人口，谁也不去想，谁也不去假设，更不觉着这座楼有什么别扭。但是席宏伟却要想，却要去假设，更要去“奇怪”。他甚至好像觉着不去想就对不起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似的，对不起这座城市的千百万人口似的，他甚至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想。

他走着看着琢磨着这座怪怪的楼房，想着这座怪怪的楼房里发生的怪怪的事情，他加快了脚步。

这样的“O”字形状，象征着企业的圆滑么？不像。象征着一个张着“口”的人么？也不像。那么象征着什么呢？像一个球？一个球体？噢……对，从天上看像一个实心的球体。

“……对，是的……”

“……是一个实心的球体……”

“球体，足球体，篮球体，地球体……”

“呀……”席宏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又重新仔仔细细审视一遍，他越想他越感觉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对自己的“发现”倾倒不已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这是一种霸气呀。黑色的“人体”在七层伸出的两条黑色的胳膊，他想象着这两条黑色的胳膊，想象着“U”字型开口处就是一种吞噬，吞噬世上的所有，然后被黑色“人”的两条胳膊掠走……他自己吓了自己一跳。

他走得很急，像是在跑，他想把这种发现告诉所有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。让他们都知道这座楼房的象征意义。

正在一心一意为自己的想象做一次最佳注脚的时候，却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怒喝：

“哎！干什么的?!”

听到有人对他大喊，“这是谁呀，这么没礼貌。”席宏伟转过身来，看见是两个全副武装的保安。

“我……我不干什么。”

“不干什么，来这里干什么!”

“……我，我找人。”

“找人？找什么人？今天休息你找什么人?”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今天休息。”

“不知道今天休息？说得轻巧，脑子进水了是不是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是找人啊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伙计!”他拿出烟递给两个保安。他估计今天调查不出什么了，他想溜。

“谁是你伙计！走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“先把他拷起来。”另一个家伙说。

席宏伟忙陪笑，对他们说着好听的话，说着说着就想跑，两个保安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他，把他两条胳膊拧到背后。

“对不起就完了吗？走，到保卫处去。”两个人拧着他的胳膊推推搡搡，把他扭到保卫处。

保卫处的办公室有点像刑讯室，墙上挂着警棍、手铐，甚至还有一条用来吊人的绳索从房梁的铁环上耷拉下来。

席宏伟看到这一切，心里突突地乱跳，身上泛出一股阴森森的凉气。

“你小子到底来干什么的？妈的，早就注意你了！”

“你怎么骂人？”

“骂人？我他妈的还要揍人呢。”话音没落，一个保安上去对准他的屁股就是一脚，把他踹得一个趔趄，又拧着他的胳膊把他拷在连椅上动弹不了。

“你小子干什么的？！说！”

“我是来找姜莉的。”

“找姜莉？妈的，还他妈的不老实，揍！”

两个保安一顿暴打。席宏伟被打得鼻子流了血。

“干什么的？快说！”

“我是找人的。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找姜莉。”

“还不老实。”

另一名保安则在旁边嘻嘻地笑：“你找哪个姜莉，是找那个姜美人吗？找她干什么？你是她什么人？老公吗？哈哈哈……姜美人去年就跟我睡过了，信不信，不信你到阴曹地府去问问她吧。”

席宏伟喘着粗气，大声骂着，“你他妈的放开我，两个混蛋！看我不砸死你。”席宏伟脖颈上凸鼓着一根青筋，在他生气的涨红的脖子上蠕动着。

“别跟他啰嗦，搜搜他。”

一个保安走过来摸席宏伟的裤兜，另一个则扯开他的衣衫纽扣。

席宏伟任凭他两个家伙搜他。他只能大声怒吼：

“你们这是犯法，知道吗？”

“犯法？你他妈的还知道犯法？你他妈的私闯海滨市明星企业实施盗窃才是犯法。”

两个保安上上下下对他翻了一遍，只翻出手机、烟、一串钥匙和二百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